



夢澤集卷之十五

文

來雨

謝君令蘄水壬午春三月不雨民戚曰何以播君步
自邑壇禱焉雨越四月不雨民戚曰何以植君步自
邑壇禱焉雨越五月不雨民戚曰何以穫君步自邑
壇禱焉雨邑人歌之是為來雨之章王子聞之曰歌
也足為長民者風矣帝也豈民棄夫錫蕃育庶靡不
民焉供是務殖也或雨蘄焉食且不粒以斃務殖之
而復以棄也其否也矣是孰用棄棄吏也吏也者族

氓而臨之殆為帝殖者乎不德而賄帝其曰吾且氓
殖不有於氓之室而吏橐用盈是以吾殖賄也故靳
焉不愛棄民昭吏棄也君之政也聞之矣敏而思達
而執肅肅而惠法不右貸其什也勁者先苟民庇焉
不惜冒罰邑人宜之乃大吏亦靡不禮帝其曰令良
吾氓殖焉今不有也禱輒雨豈惟殖民不吏棄焉昭
其良也傳曰禮有祈焉有報焉夫傴僂而趨匪其衷
也卽湯焉以其軀犧巫也感而酬豐品是事而幸帝
之私也謂帝需乎君也不然乃不雨曰予也帝何意
焉其雨矣曰帝也予何力焉夫始不奸帝之命旣也

不有帝之功也是謂對帝之休帝其永庇之矣

鄉選

張子汝厚選於鄉過王子謂王子曰吾聞君子之於
國也忠不必已夫獲而行協焉而以布俾上下之人
咸享焉豈曰匪欲其或不然惡詭以容負而終則恥
弗表於是乎附之可者而迂致之已實用藉是故惟
上下之獲享也利猶已出忠之爲也公以行之子甫
而試頃而斥吾虞子之秉之抑也且子不欲夫詭而
復惡夫負者吾非可者然舊於子盍吾附焉吾以其
子藉乎王子曰然計之矣落不論升比不謀取遂不

議復擲不談舉予也一出而坎纏吾武不驟而蹶自信而衆莫之假馬一言觸長吏細人乘之吏議不核而當吾於免親與不暱國人謂狂茲棄之道也且捨潘以滌索亡羽而登之駟馬欲其軒舉也否已子務進者也而不醜子棄是捨潘之類乎雖然思而淵者非造次之啓也決而灌者非崇朝之蓄也屢趨無蹶步終無良棄而反之取之道也子也其務弗吾類無弗利矣張子曰何有於茲君子務忠而已無忌無慕子吾藉也其忍負子

江孺

江孺之亡也父哭之哀黃人傷之曰嗟嗟天乎其足以惑矣夫侈慧者靳祉予知者褫筭夫侈也何靳也夫靳也何侈也夫子也何褫也夫褫也何予也不然俱天之良也愛也胡弗愛也弗愛也胡愛也是故衆莫解也智者莫以諭也王子聞而膚說之曰不偶者數弗齊者神故寸或踰尺末戾其顛且料昏違倏否俄然是故重壤襲玉而沙礫售毒卉不殺蘭乃霜悴鸞翼則折鷓鳩膏翔時颺霽曦或不終且是弗偶者數也矣弗齊者神也矣故謂殤莫壽焉誕也彼明喪馬過也哀而節馬躡也觀於此者其以感也夫其以

慰也夫

成梁

南湖廣而下流必歸焉漲則澤也落復淖無春冬且
要也旅衆舟弗給其甚也輿輟載徒弛負盈途懟征
邇望而遐卽也尹侯覺按武昌過焉曰茲病也將蒞
者無良而以貽乎無良者之蒞也唯已足封而暇旅
恤否者藉以益或核焉因以譴於是乎有舉焉而長
吏疑將有良焉虞核者之已疑也避弗集且夫舉大
謀廣不畏單議惟無已以從事其諒也且績我何罪
不諒蒙焉弗績而罪旅之利也我獲實多是故懼弗

集也遑恤其他武昌令陳君章聞之曰邑吾蒞也以
病旅弗與祛也際舉而弗贊也余實耻進而亟稱蹕
尹侯曰協矣遂事材匠輪良輶作計永官弗費也
民弗輸也踰月事旣民弗知也核者弗罪而謂績也
旅也稱仁王子曰善哉尹侯之舉夫視涉猶已發乎
其衷仁也謀而務集議不憚浮勇也抑令事也侯舉
焉不推令視侯之舉躡而不忘公也三者吏之良也
並以蒞旅其歸乎

善居

吾聞宋君之居勝可述已誅蒙荒庸基焉拓窘僮庸

充馬相宜不庸真馬薦爽塏庸布馬鳩材美庸族焉
以戶以堂以樓以室以覆以塗以墉戶也不不然崇
乎爾堂也增增然廣乎爾樓也級級然拔乎爾室也
沉沉然邃乎爾覆也整整然次乎爾塗也委委然錯
乎爾墉也登登然擊乎爾亟而事焉遄而旣焉於是
川不愛蓄山不有儲紆靈貢麗匝乎其居侈哉居乎
抑君子有大居焉而官不與焉爲君言之夫君子之
道居心爲上居身次之居心之道亦或基焉亦或充
焉亦或奠焉亦或布焉亦或族焉亦或覆焉亦或塗
焉敦仁累厚毋邇於佻保而不弛虞踰其作所以基

也多聞善敗畢載靡艱捐隘驚宏無或纖棄所以充
也履坦以征弗比於淫末便弗遷計惟其求所以奠
也是以周旋措不違矩擇義稱事非避不留所以布
也遐括近含遜中以出抱而不有比善媚賢所以族
也進則却視動與省俱思瞻其躬庇不厭複所以覆
也錯而展之弗愆儀則表達其有覲者謂文所以塗
也得其基斯無圯矣得其充斯無匱矣得其奠斯無
側矣得其布斯無悖矣得其族斯無賊矣得其覆斯
無滲矣得其塗斯無鄙矣夫如是不戶而崇不堂而
廣不樓而拔不室而邃不墉而擊居之大者也是而

傳之弗替弗輟世世之居也宋君有焉是故勝可述
已

六善

吾讀秦公安楚錄見善者六焉一曰仁二曰省三曰
任四曰和衷五曰知六曰遜成夫苗患自昔恃而悍
逞無期夫悍且恃弗易攻也弗期而逞弗易備也不
攻而備民之病也弛而病民國何賴焉於是乎見仁
矣無之歲殺舉慮匱矧戎是侈虞侈而輟寇之利也
無以充侈將自屈也於是乎見省矣聽而無擅臣職
則然及而將乏戎之變也請則踰期已則乘會是而

避擅害不滋多權而遣之衆皆厭焉上莫疵也於是
乎見任矣害一而三傲蒙一舉而衆攝焉均而議之
莫或主也違而自庸疑之本也疑而不協亂且中生
何能輯戎協以祛疑其何不集於是乎見和衷矣未
試而授授當其才未履而虞虞當其勢婉出則曲比
直發而徑中於是乎見知矣績成不據拜錫若畏引
儕分譽於是乎見遜成矣抑茲淺之言公者也恤殺
釀厲仁人不有重費墮圖儉者不爲忌專失會恭臣
不事雷同而僨貞夫不隨計務已出大智所黜退以
居功老臣艱焉故殺以已殺之謂仁費以止費之謂

省專而不害莫指其事之謂任不一而圖卒趨於一之謂和用已亦用人之謂知惟以益國力而無已之謂遜成於斯有觀焉斯爲見公者深矣

報政

劉子治黃甫三年而政成朝以報焉或曰政成何速也夢澤子曰不急聞或曰聞之不急政何以成夢澤子曰聞之急也害政滋多今之仕者曷能免矣夫急聞之吏匪國家之計而速化是圖是故務愚其民而上用誣故作不謀便而惟往蒞者之賢取其舊而更之不虞其習也出言如醴複複婦仁聞者甘焉惟口

而已不虞其衷也蓄疑過深幸於輒中似而執之不虞其失也匪梗務夷而惟右抑其或乘之祇以窘良割之不愛不虞其悞也茲急聞之道也是而布之民曰愛我而復以薦大吏曰良是不亦愚而誣乎是故劉子弗忍爲也劉子嘗語我曰王不蓄伯德不假權僞不可久譽不虛傳利不倍不換往益不備不革宜作而不集寧息創而不比寧循入而不獲寧失故好更者亂之本也賈惠者怨之機也矜明者蔽之地也怙強者濫之所也治絲者不理而紛之鮮弗亂矣或乞焉口惠而實不繼鮮弗怨矣寇入室而燭之藉之

明而誨之匿鮮弗蔽矣惡蕭艾而令除焉弗色且蘭
及鮮弗濫矣是故君子作而思便有弗便弗作也惠
而思實有弗實弗惠也執而思得有弗得弗執也天
地之道存乎易簡君子則之動罔不慎茲公之心也
政之由成也公雖弗聞急聞其可辭矣

篤本

賈子黃人也而家於燕其先世皆葬黃焉始祖勝葬
賈坳六世祖興甫仕元葬泉嶺明之初造王世祖忠
往歸焉累官指揮則自雲中反葬楊泛忠子恒恒也
死事後是無復反葬也而守者浸弱業也他有有者

不仁暴而據之於其巔也屋焉於其側也竊而葬焉
粉櫝見誅山麓不完守者莫何靈也用恠賈子適滇
道黃拜墓下愴然悲焉曰嗟呼孤死首丘代馬悲風
羈鳥商號故棲是眷操而南音土風之係也疾而越
吟悰寄之由也是故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
葬於周聖之準也仁之則也恒之後無黃葬者力也
乃心未一日去黃也鄉人不仁而暴吾祖吾敢不讐
暴而不讐罪浮於暴聞於官官曰有弗讐者無祖也
直之於是乎鬻之田也歸於是乎竊之藏也徙於是
乎童之山也植於是乎裂之陵也完於是乎渙之族

也收於是乎怖之靈也安君子曰仁哉賈子禮樂在
茲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重棄

南冥子視學于蜀謂夢澤子曰吾將旌才而斥否無
假馬以爲之何如夢澤子曰否夫遺礫委灰金夫是
括蓄之廣也弱芟纖株雨不擇潤惠之普也美女之
飾鑿弗革妍照之良也何則棄灰無熾斷株不屬去
婦無還古之憤也是故聖人責功於過君子脩吉於
悔終履之祥初凶畢贖末路弗傾往趨悉庇是故有
過舉無過擲有過取無過遺夫是之能使才者錄而

登不才者於才也士之賴也仁人之慮也

能壽

歲庚寅吳侯來守黃拙逸翁偕季夏二之日爲翁七
十誕侯謀壽翁言於夢澤子夢澤子曰吾聞壽有三
一曰壽親二曰壽國三曰壽民壽民有七腴壽國有
六末壽親有二雋七腴一曰衛良遵軌而辱佻夫見
藉是翼而屏俾公之恃二曰病暴裂約毀閑武臨于
里是疵而誅弗達其逞三曰長厚宿舊守實餘聲愧
偷是禮而比覲爲俗先四曰窒賄狡胥善窺舞公以
市是隄而遏貪源畢塞五曰澡枉徃吏愎斷翳情伏

誣是任而伸勿泥其積六曰敦本上蒙下罔取具於
文是省而刊惟實之力七曰懾微姦人釀釁伺而崛
乘是剪而夷圖之於易六求一曰重更新銳喜事朝
弛夕張是靜而持時趣弗逐二曰平怨秉議失協駢
懟互擠是和而釋無深其敵三曰耻許媒短發私朝
堂日訟是擊而息大體務存四曰振遺微疵遐擲指
論在疑是酌而舉匿瑕彰瑜五曰虞隱或所忌言人
襲不備是度而防變無踰料六曰全渾核責作新象
從而隘是濟而舒以累長祚三雋一曰娛志隱尚不
宣弗得弗懌是意而求貢當其微二曰贊德棄仁墮
義脩筭為奸是諭而承引之攸好三曰貽譽已脩不
表孰揚厥先是保而傳往聲滋著七腴曰仁六求曰
忠三雋曰孝予於侯於柱下史見六求焉見忠焉於
守見七腴焉見仁焉夫忠與仁所以為孝壽國與民
所以壽親

嘉政

觀風者嘉嚴君之政而禮焉國人以聞諸夢澤子夢
澤子曰政可聞歟曰可夫黃繁獄之域也夫子聽焉
而優且多習訟者也情跡乏核則躡而愬以下覬聽
者以其自也而曲庇焉聽者匪人忌忤而務媚得而

不執夫子不然惟得而已不虞其忤上亦遂之國也
蝗委捕焉曰蝗異也異由政政之不求而捕是務捕
以已異為劇之矣乃省咎去敝精禱迹阡量獲差賞
有轍之原蝗無留也麻之學宮邇河漲而衝圮親宮
學士謀徙長老曰地則靈而徙焉不可且不防而徙
衝復及其能亟徙亟徙將棄邑則曰誰能河夫子乎
大吏聞之因以命夫子曰弗費莫輯矣乃命虞誅材
之能久者遵岸之足布而入之出其顛腹實礫焉巨
石藉而疊岸立若磐鑿支河二其傍分其衝而殺之
水至三注邑之人幸焉曰微君學宮魚入矣室廬其

濺沫矣茲而後其名嚴河三者政之大者也夢澤子
曰政止是歟曰何為其然也讒口亂聽枝論奪本斯
其為訟也大矣饕餮是肆魚肉我良斯其為蝗也大
矣暴客伏姦伺焉而決斯其為河之患也大矣夫子
惟是之務息也訟如是之務捕也蝗如是之務防也
何如夢澤子曰政止是歟曰何為其然也利義戰心
互勝不下斯其為訟也益大矣私妄族據蝕我善萌
斯其為蝗也益大矣奔欲潰理隄之莫遏斯其為河
之患也益大矣夫子惟是之務息也奚啻訟如是之
務捕也奚啻蝗如是之務防也奚啻河如夢澤子曰

是哉國人之言茲政之所由來矣其見禮也惟以是
歟

問俗

微山子之監於楚也訪夢澤子乎江之濱問楚之俗
夢澤子曰古也怨今也豫吾欲子之祛其豫焉而怨
之復也微山子曰何也夫拂焉則怨矣暢焉則豫矣
豫之實難其有不獲怨乎夢澤子曰古之怨也厚今
之豫也佻吾非進怨而疾豫也進厚而疾佻也夫帝
妃之求怨矣冀夫之覲焉所以爲貞也屈子之騷怨
矣冀君之諒焉所以爲忠也宋玉之辯怨矣冀師之

明焉所以爲義也申胥之哭怨矣冀國之復焉所以
爲仁也貞忠義仁所以爲厚也今也豫而已言訟則
豫焉腆致厥誣伏詭淵如公禁之施因以爲利言胥
則豫焉惰農棄耒困士讐誦隊丐奴希狡子盈籍言
闕則豫焉遠徼之俠介乎他境纖釁稱兵司敗莫問
言攘則豫焉江湖盜實魚息其居舟子威之旅寢無
寢豫於訟斯囂矣豫於胥斯汚矣豫於鬪斯梗矣豫
於攘斯亂矣囂汚梗亂所以爲佻也豈惟是哉怨者
其思深豫者其思淺怨者其欲儉豫者其欲侈怨者
其守固豫者其守渝怨者其辭信豫者其辭游是故

帝妃之怨亡或豫以棄貞矣屈子之怨亡或豫以棄忠矣宋玉之怨亡或豫以棄義矣包胥之怨亡或豫以棄仁矣是故吾欲子之祛其豫焉而怨之復也微山子曰子誠楚人也其言也楚吾則爲皇錫極俾民無或作怨無或作豫咸歸於極

衍畜

予旣觀微山子因得其父野塘翁之爲人焉翁嘗爲沁水令寇至莫支免免矣或曰垢也其滌諸且見滌者矣藉之可白也不應夫豈不能於寇者而坐不支以免也將求爲自廢者歟夫以其力也而垢務滌無

難焉矧垢同而滌者可藉也顧弗之白也將求爲自污者歟夫其不支以自廢也將雄而雌守者歟夫其不滌以自污也將白而黑守者歟翁其知畜者乎而謂壽不在茲乎吾聞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其以能畜日月不畜不明雷霆不畜不震川瀆不畜不流玉不畜不輝蛟龍不畜不神鷹隼不畜不搏虎豹不畜不變故日月必代其變也或食或晦或虧雷伏於澤川納不棄潦玉璞蘊焉蛟龍必蟄其蟄也或於泥淖鷺鳥將擊而戢其翼豹霧而隱凡以畜也故不抑不揚不冥不章才不畜必匱力不畜必屈智不

畜必窮業不畜必隳四者不畜必無以迓休而延祜
是故達人知之不盡其才為弗匱也不盡其力為弗
屈也不盡其智為弗窮也不盡其業為弗隳也能盡
不盡凡以畜也畜也者百福之地也是故自振者人
廢之自廢者人振之自白者人污之自污者人白之
畜不畜也天以畜故能長地以畜故能久人以畜故
能壽若翁者其明於天地之道而達於長久之機者
歟且將與天地為長久之者歟

最濟

殷子之父繫非其罪也殷子謁予而問焉曰何以居

此曰以喪禮曰何以濟此曰以喪人曰言何不祥若
是曰是祥也夫喪禮以自居也非頰面之但瘠也樂
旨之但屏也戚焉耳矣喪人以求濟也非藉援之但
強也請緣之但備也深思焉耳矣傳曰居父母之仇
寢苫枕干不仕戚之謂也又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
以為寶深思之謂也曰是以居而濟也其有信乎曰
信矣戚之積也天且感焉奚有於人深思之積也國
且復焉奚有於家故索屍以號塞垣為隳賤臣叩心
霜隕炎節戚之應也抑欲危處會稽之恥雪焉十九
年於外而卒以反國深思之成也曰是而且不信也

奈何曰日月其終晦矣是則非人不祥天實不祥

善遷

瑞昌學宮隘而湫堂廟逆已丑冬柱史傅子之按茲
土也謁而陋焉以諭令若師曰人且病之其能安神
士之久而弗當於選也殆茲故之以其盍圖之謀於
柱史穆子秦子及諸藩臬而協以檄郡守馬子馬子
曰邑吾蒞也而以他勤乎進令若師而申之畫而授
之基卜焉而獲其舊云景泰而上學宮之遺也違邑
而近路達於河川原匪麗相者曰是宜宮且舊也人
曰舊其棄也而卽之卽人之棄其無遷矣相者曰地

則良彼失而棄之而復之譬斥而遭彼其蓄而一朝
闡焉其振且大吾見學士之羣而升也於是表以辨
方度以知受懸賈致材雖他之產族而趣之掄良於
工良無他適其荒穢也誅之或蘊崇之其迂也遂之
其銳也擴之其渫也導而祛之其坎而下也客他土
以實之其或亢也以其土他客也而夷之人曰基舊
也而爽塏若是於是中而廟左右而廡主稱皆制是
而面則儀門外則泮而梁又外則三門是而負則堂
立若廟齋立若廡儀門而傍則鄉賢名宦偶而祠堂
西而後則射圃齋西而外則宰牲所外是則廡宇六

十楹悉是而外則廣垣以括人曰基舊也而構創若是於是官不言遺私不告勞董者稱平核者莫疵庚寅之春亟有事之辛卯四月遄其落之落之有四月學之士陳子賓興焉以應之人曰基舊也而發秀若是於是馬子之僚林子以聞於夢澤子夢澤子曰茲役也可以喻道矣夫覲其庇而幸其應者非也吾聞士之於道也固安之難而猶遷之難夫聖哲遐逝往指日垂守殘執謬有而不疑是而安焉奚安之貴其或不然虞利而趨計便而作背於聖則輒變以徇是而遷焉奚遷之貴若夫不爲習泥不爲時乘先王是

程歸於古始遷之善也乃可安也茲役也陋而遷焉遷惟其舊殆象之矣是故可以喻道矣抑役有其念之莫與倡也有其倡之莫與贊也有其贊之莫與任也念而弗倡不可始也倡而弗贊不可遂也贊而弗任不可成也倡以始念贊以遂倡任以成贊諸子有焉無寧役道其賴焉林子曰役而弗述不可稽也述而弗文不可求也述以稽役文以求述吾子有焉無寧役道其賴焉

紀遊

辛卯秋七月磐濱李子龍津黃子按黃以暇日遊武

昌之西山玉泉張子五丘王子及子從旣渡沿迴江
岸初經市井隨迹原隰故阡新術遞歷互出古松夾
道輿行松間風激木末響中笙簧雲陰藉裾山禽逐
蓋旣出九曲道中宛轉盤折登頓欲疲曲竟古碣不
屋剔蘚考刻感慨陳迹遂乃憇花宮登萃景樓攀蕪
掇藻駢秩賓筵饗子割鮮魴鯉雜薦鼓吹墀列歌聲
近筵數觴且輟攀磴緣蘿直至絕頂率情草坐命酒
藉石袖拂烟霞喜鷺鷥鴛鴦悉出尊俎之下面挹大江
帆檣陸離遙攬白雉名山倦雲歸岫近引寒溪迅湍赴
曲俯睇故城頽雉積莽吟謝客之詩章撫孫權之劍

石豪華狼藉俛仰愴神遂奮起迴立觴轉若環勸酬
不文譴浪無禁已而落照在山候吏催暮於是二君
遄歸予三客留龍磐磯宵酌磯頭臨流洗爵忽見江
光霞色窈窕微茫超然有塵外之想惜二君之不偕
也遊之明日磐濱君賦之屬諸君和之以及予予曰
古稱登高能賦者爲大夫予山人也不能賦請爲君
志之

志雨

吳侯治黃之壬辰春不雨至首夏炎曦布威廣澤化
陸盆揚於畝潦除於池霄漢滌雲林麓忌焚居者病

汲引者競滴畷不在田農不手耜且麥秋也逋民族
攘客據主場炊烟在野是故困不專貧憂不但智國
人謀而請於侯曰其使巫侯曰天則不雨而望之巫
愚母乃已早乎曰某水之淵龍宅焉其怒諸雨可致
也侯曰人則不能而索之龍於以致之母乃已疏乎
曰數富之實而罪其出惟賑之侯侯曰公則不儲而
恃富之藏彼實應且懟抑澤未窶及而首以懟富是
以期濟也母乃已艱乎曰然則何如侯曰咎在予卽
予求之其可矣令於國中市不屠道不除輕罪弗繫
織訟輟聽貶食省用已徵減從去蓋謝乘禱於壇祈

夕至其衷疚其辭傷其容若將隕越於地國人曰君
無病乎其何以小人之故而病吾君侯聞之曰民病
是虞吾何愛焉如是者日行之不雨旬行之不雨月
行之乃令於野曰脩而隄防達而溝洫監而竇視而
築展而具宜而種時雨且降令之明日壬寅雨至甲
辰陂池滿受原野流溢山麓改色田畷在田農人倍
作婦子喜饁逋者反其室廬攘者脩讓悲吟者歌國
人曰君實生我敢不拜賜侯聞之曰天實悔虐於爾
有衆子敢或奸天則生汝而疑於子誣矣君子謂吳
侯於是乎能格天夫格天者在實非文之能夫侯始

而罪已中而疚而不已終而人功之懼其誣已夫罪已者凶而不委不委則日遠於戾而納於順未有順而不應者也疚而弗輟履之以恒未有恒而不動者也天功不攘弗侈弗張谷休以遜未有遜而不益者也三者格天之實也吳侯有焉雨也天豈侯是私

衍號

夫九嶷秦之名山也陳子秦產也陳子之以九嶷自係也其有契乎今夫山土石賴成擁重結頑然而林麓雜負秀色可攬是質而能文焉莫形莫遷朝代坐閱然而出雲吐氛轉盼各相是恒而能變焉犯霄峭

起爭長太華然而承藉無選足逮藪澤是高而能下焉是故陳子見其質不遺其文見其恒不泥其變見其高不棄其下是故其為學也先王之是準也述典之是程也而圖牒之必手也葩藻之必掇也是質而能文焉其為政也軌度之是秉也德違之是辨也而過故之必悉也乖格之必達也是恒而能變焉其為德也賢哲之是齊也儔與之是邁也而顓蒙之必誅也單子之必禮也是高而能下焉夫質以為文其文也所以有其質也恒以為變其變也所以有其恒也高以為下其下也所以有其高也九嶷有焉陳子似

馬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抑豪傑之生其必鍾焉陳子九嶷之鍾乎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此之謂也予於陳子望之也九嶷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之謂也

明慶

黃貳守蕭君遷司徒郎或問於王子曰國人慶乎曰不曰何故曰其君子明於其政而冀其顯庸曰君之良也六年而遷其晚矣其小人幸君之足賴而欲私之以終惠焉曰吾毋也俾不吾是子孰令借之借孰聽之是以弗慶曰於子謂何曰其弗慶也慶孰大於

是何則夫子之政不近名而近民為廉也弗為矯為直也弗為激為嚴也弗為苛為寬也弗為弛為明也弗為察為敏也弗為驟為斷也弗為愎是故其於民也無或陰焉無或窘焉其於屬也無或馮焉無或暱焉其於長吏也無或逼焉無或媚焉夫其不為矯之類也其於名也不亦不近乎夫其為廉之類也其於民也不亦近乎夫其不名近也是以後聞焉而竟聞也乃遷夫其民之近也是以民望私焉其竟弗能私也乃懟焉是故晚而遷者養君之譽也不以君私黃者國之公也或以王子之言聞於國人於是乎君子

不以其晚恨君之遷小人不以其私幸君之留今而後國人無弗慶者

平寇

長沙之寇釀而竊發楚人恐大中丞翟公有憂焉曰亂其萌芽是而不翦長此安窮矣或曰無年其侯諸公曰亟而圖之予猶晚之懼也而以侯夫侯資之蔓也蔓而圖費且侈且夫謀大者斷乃成於是請而兵取其鯨鯢而戮之功既成以聞上嘉賚焉曰微瓚朕其無楚憂公北向稽首謝曰君之靈也二三臣之力也臣何功之有焉夢澤予聞之曰公蔚豹變之文負

鷹揚之勇卽撥亂世反之正且無難矧此緘虜何足為公頌焉公祛大賊五非國人之所知也夫兵革之賊可執而誅也非賊之賊不可得而誅也一曰民之賊二曰吏之賊三曰政之賊四曰學之賊五曰德之賊今夫脩任俠之行敗長厚之俗尼化誨之流工庇覆之術冒殊死之實而無小辟之指也是故公觸忌諱而司敗莫何然不何則君上最病此民之賊也亡棄禮節而務邪媚道夷廉恥之界徇世俗之好締縉紳之譽而失閭閻之心姓字沸於表薦而民莫愛焉夫吏以民設也民莫愛則上下安賴然又莫得而廉

之也此吏之賊也談政者鮮執體要而文法之務飭焉微有舉措必稱周官蓋比漢室從而跡之反出近代下然猶翕翕然謂善也此政之賊也綴學之士是信末師而違於道真造支離之辭垂風雅之旨然猶守殘保陋持堅白不相下也此學之賊也恬而宅競恭而蓄佞讓而基穰此聖附賢心之則躑跼矣言性語命履之則貨賄矣此德之賊也夫賊於德求學之弗賊弗得也賊於學求政之弗賊弗得也賊於政求吏之弗賊弗得也賊於吏求民之弗賊弗得也賊於民求無兵革之賊弗得也故兵革之賊賊之微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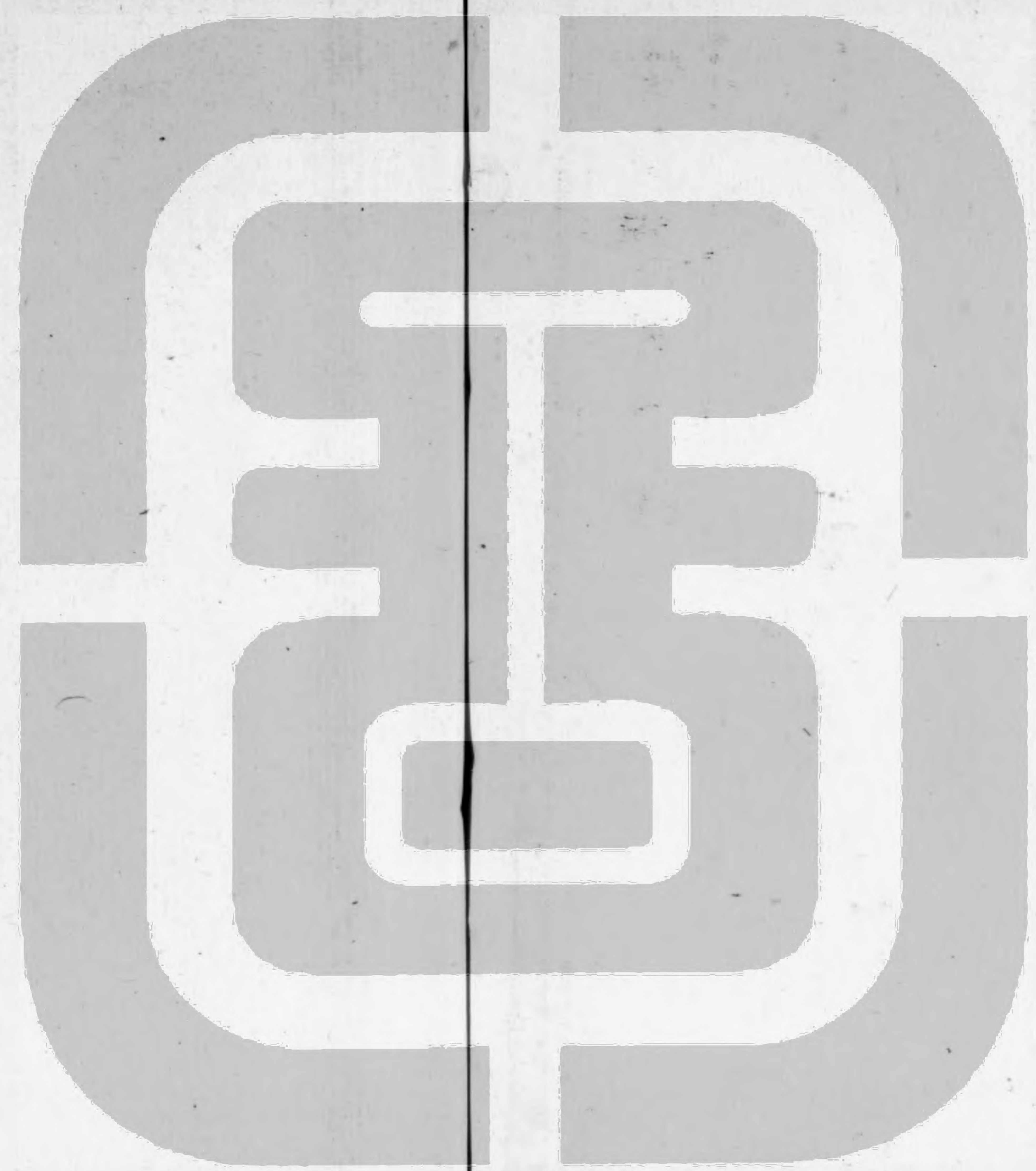
自公之蒞楚也隱無遁情狡無完魄民有賊焉者鮮矣媚不蒙褒貞不逢抑吏有賊焉者鮮矣名不遺實蔽不掩良政有賊焉者鮮矣高必準古卑不逐時學有賊焉者鮮矣言必稽行貌不違心德有賊焉者鮮矣故公德之長也學之準也政之式也吏之表也民之風也行此五者於天下無兵焉可也矧惟楚邦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此之謂也抑是役也帝賚而不愛公讓而不有詩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又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此之謂也

哀引

先大夫沈公之卒於潭也潭之人久而思而祠焉其
孫柱史君以觀風至祠謁焉愴然悲焉踟躕焉摘文
以奠焉廼若弗能去之聞者感焉爲賦詩焉或以傳
於王子王子曰是詩也其傳矣或曰何也曰見大夫
之仁焉見柱史之孝焉見楚人之厚焉夫執法之家
務持一切嚴而少恩甚者意爲之出入賄爲之重輕
故當其身任位而民病之去而幸焉其旣去也則復
至之恐也况夫逖德不磨流風激人長老能述子弟
率從奔走無斃報薦是隆於是乎見仁矣今之子若
孫者先世雖有德美不知也卽知之弗能稱述也甚

者不淑以隕其家聲是故行乎墟墓之間心弗能爲
動也愛不加於粉梓况夫感慨陳迹俛仰生悲長歌
之戚從夫涕洟積思廉逸遐軌不遺於是乎見孝矣
今之世鄉鮮不佻之民士無舉故之議是故於其長
也視若過旅焉對則指詆焉無忌也朝綬不縮暮揖
弗至於其旣去也若棄遺焉不顧也詒之姓氏不識
也况夫申之祠祀伏臘是供發之聲詩引慕莫窮於
是乎見厚矣夫以大夫之仁也雖非其孫有不表於
後世者乎而况柱史之賢足以濟美乎夫以柱史之
孝也雖非其祖之貽也有不大其先世者乎而况大

夫之仁足以自締於人乎夫其仁且孝之聞於人也
戾夫爲之含悽殊俗爲之失愉而况夫哀怨者楚風
之遺乎又其今昔浸潤其澤者乎羊公之碣見者淚
墮今也潭其峴首矣是而後有墮淚者不專羊公也
二妃求舜於蒼梧之野染淚於筠久而不滅今也潭
其蒼梧矣是而後有斑在筠者不專帝妃也招魂諸
作哀些之音觸之者鮮不鳴號馬歛歛馬喪失其所
歡今也其招魂之嗣嚮矣是而後有以哀些吟者不
專屈宋輩也夫三者皆楚之遺也而是編也該焉是
故知其傳也



Vertical lines and faint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indicating a margin or a specific section. The lines are dark and run parallel to each other. There are some small, illegible markings and a faint stamp or mark near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